

# 2个半月小糖包让姐姐懂得手足情深



杨丽丽

2020年12月28日是个充满期待的日子,因为就在预产期当天,小糖包准时地降生到了这个世界,成为了我的第二件“小棉袄”,开启了我们四口之家生活。你出生时体重有八斤一两,是当天在医院里出生的最胖的宝宝,护士阿姨都叫你“小胖子”。你是意外来临的小宝贝,陪我熬过了疫情期间每天8小时的卡点站岗,度过了炎热的夏季,伴我每天上下班……你的到来,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地忙碌和充实,让我更加的果敢和坚强,让姐姐懂得了什么是手足情深。小糖包,未来人生路上希望你和糖豆姐姐相依相偎,健康平安快乐,成为一个有能力创造幸福生活的人。



## 晒 生命 作文

张家铭  
铁岭小学校五年八班

我上五年级了,除去嗷嗷待哺的岁月,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,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
小时候每当我从幼儿园回来都经过一个百货市场,那天有一个饭店黄了,我想闭店之后又会开一个什么样的饭店呢?但是开的不只是饭店,而是养鱼店。

这里的鱼真漂亮。有的黑白混合,有的半灰半白,还有红黄绿三种颜色的,看起来就像一个红绿灯,还有的鱼胖胖的,身上五颜六色的,像在一个水中游动的气球,还有的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种类,好极了。突然我看上了一个碧绿色的金鱼。它是鱼中最大的,也是最活泼的,但它的价格让我很吃惊,我翻了翻口袋,最后用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下了它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叫查理。

转眼间,一个月过去了,我养的鱼好似能跟我沟通了,它帮了我很多的忙。有一次我和同学闹别扭我

找他倾诉,它在鱼缸里默默地看着我,不知道怎么我就豁然开朗,也许明天就可以和同学冰释前嫌了。可是有一天妈妈擦桌子,不小心打翻了鱼缸,那条鱼死了,可是意外的是它的卵并没有死。因为那条鱼叫查理,所以他的儿女叫查理一世、二世……

因为这件事情我在房间里痛哭,与同学玩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,说起来这是好几年的事了,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伤心。

虽然查理的子孙还陪着我,但是鱼缸里再也没有查理的身影了。查理让我知道了生命的流逝和无奈。

指导教师:王瑶

王瑶老师评语:小作者的文章特别的棒,语言通顺流利,可以看出平时阅读了很多的书籍,从小鱼的生死感悟出了生命的无奈和流逝。加油,希望你以后可以更积极地读书,也期待你更优秀的作品!

家有儿女



## 我没错

刘昊然  
哈工大附中

晚上,我正在写课外班作业,突然发现几道题从第四个步骤开始写错了,我下意识地到笔袋里找改字带。没有,我向正在家里办公的妈妈问:“妈,我的改字带没有了,能不能给我买一个?”“嗯,昨天你爸不是才给你买一个吗?”妈妈疑惑地说。

我突然想起来白天借给同学了,她忘记了,只好满怀歉意地对妈妈说“我借给同学了,她忘还了……”没想到妈妈却批评了我:“什么叫她忘了还,分明是你不记得向人家要,这种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自己错了还赖别人,你的东西你自己从来不上心,要是你运气好点儿,人家明天兴许会还给你,运气差的话,哼。”我也生气地说:“我哪里错了,同学

之间借个东西尤其是改字带太正常了,我也向别人借过,你怎么这么说,虽然我和她交情不深,但她人品错不了,今天我先将就一下,好不好?”“好什么好,既然要将就就将就吧。”妈妈没好气地说。正当我以为妈妈不打算出去给我买改字带时,她变戏法似的在她的办公桌里找出一个改字带说:“剩的不多了,将就用吧。”

次日,那个同学把改字带还给我,还一脸愧疚地连声说真对不起。之后我也向她借过东西……没过多久,我们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我并没有错,我是对的,举手之劳的帮助,竟让我双丰收,我不但收获了友情,意外地还收到了妈妈诚恳的道歉和新买的几个改字带。

指导教师:黑文平

投稿信箱:  
shbshwll@163.com

晒 诗作

### 小鸟读诗

汪阳文献(九岁)

一群鸟儿  
每天上学在树梢  
叽叽喳喳地读着  
一片绿色小诗  
秋冬时节  
书翻破了  
一页一页地往下掉  
春风老师呀  
该发新书了  
鸟儿们  
升年级啦

### 春天

李晓晓(八岁)

春天  
是个大沙漏  
它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 
小草是其中的一粒沙子  
花朵是其中的一粒沙子……

而我  
正在一粒粒地数着  
当数完最后一粒沙子的时候  
你会发现夏天就在眼前

晒 画画



李羿辉 9岁

指导教师:刘丽衡

# 沁园茶庄普洱茶

疫情不挡茶香,春季来临,茶来袭。沁园茶庄疫情期间推出几款特惠古树茶。

普洱生茶:邦戴纯料古树茶、临沧南迫古树茶、易武正山老树茶饼、老班章普洱茶、布朗山纯料饼、乔木青饼、大雪山生饼、千家寨古树茶。

普洱熟茶:班章金毫、南糯山七子饼、宫廷贡饼、景迈老树茶、07宫廷散、勐海大叶散、糯香小沱。

联系电话:13204518939 广告勿扰

声明 注销 通知 寻人

业务办理电话 89682777 15504651777

『你放心带回来吧,我们肯定会对他好』

张望月今年34岁,老家在安徽滁州市凤阳县,十多年前,远嫁到齐齐哈尔依安县。三年前的大年三十,她得知嫂子病逝的噩耗,连夜买票赶回老家。

哥哥和嫂子此前在宁波工作,有个可爱的儿子,还在蚌埠贷款买了新房。然而,期房还没拿到钥匙,变故接踵而至。2016年,哥哥患上了脑胶质瘤,经历了两次手术,嫂子原本就身体不好,2018年确诊时已经是肝癌晚期。

哥嫂同时住院期间,张望月的父母分身乏术,只好把俊俊托付给当地的亲友照顾,每隔几天孩子就要大包小裹地换个地方住。从那时起,经常两地奔波探病的张望月,就有了把侄子接来黑龙江的想法,但父母不同意,他们顾虑颇多,毕竟,女儿身后还有丈夫、儿子和公婆。

此前,张望月一家住在依安县一个20多平方米的回迁房里,公婆主动提出换房,把大房子让给了他们,在给孩子买床时,婆婆还建议买个高低床。张望月没能说出口的那句话,其实公婆早就用行动准许了。

办完嫂子的丧礼后,张望月犹豫着给婆婆打了个电话,她哽咽着问:“妈,我可以把俊俊带回东北?”婆婆回答得很干脆,“当然可以了,你放心带回来吧,我们肯定会对他好!”

张望月一个劲地哭,挂断电话的时候,一旁的母亲沉默半晌,跟她说:“以后,你对你的公公婆婆一定要比对我们还要好……”

由于相隔千里,在哥哥生病前,张望月跟侄子俊俊的交集并不多,一两年见不上一面,她对孩子的了解,主要是通过哥嫂的微信朋友圈和视频通话。

“家里经历这些事儿后,我最初不敢看他,因为一看到他,会想到哥哥嫂子,就忍不住流眼泪。”张望月猜测,俊俊的姥姥姥爷在女儿去世后,应该也是这种心情吧,所以才不敢轻易把外孙接到身边。

刚来黑龙江时,失去父母庇护的俊俊,懂事得让人心疼。张望月发现,俊俊每次逛超市买水果,只选特价区的,零食不买超过5元的,酸奶只选买一送一的。给他买罐葫芦,一句客气的“谢谢”,既是一种礼貌也意味着距离。她偶尔会在俊俊的枕头底下,发现用过的、皱巴巴的纸巾。每次不小心听到带“妈妈”两个字的歌,俊俊就捂着耳朵哭。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台附近发呆,摆弄着手里的铁盒子,里面装着妈妈生前用过的发卡……

张望月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个心事重重的小孩。她跟哥哥嫂子感情很深,在这场家庭变故中,这个从小备受哥哥宠爱的妹妹,跟俊俊一样,同样是个遭遇重创、需要被安慰的人。

好在,这对姑侄背后,还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张望月的儿子安安,比俊俊小一岁,性格开朗活泼,他给俊俊煮奶茶、烙饼,帮他洗头,在俊俊为爸爸的病情忧心时,霸气地哄他:“别不开心了,是男人就把情绪给我调整好点儿!”

当然,这两个小男孩偶尔也会发生争执,安安会责怪妈妈偏心。张望月告诉记者,以前,她在儿子心目中位列第一,有段时间曾一度排在最后。但她发现,其实儿子对哥哥的爱,一点儿也不比她少。让张望月最难忘的是,去年夏天很炎热,她看见安安蹲在沙发旁边给熟睡的俊俊扇风,而睡觉之前,两个孩子刚吵过架,被妈妈发现后,安安还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
张望月曾经悄悄地问过儿子:“为什么对哥哥这么好?”安安回答:“我心疼外公外婆,我害怕你会生气,哥哥也从‘哥们’变成了兄弟。”俊俊对安安也很好,有一回,他听大人们聊天,知道安安没报兴趣班,就跑回屋拿出一沓压岁钱递给姑姑,说“咱们给安安报个班吧!”每年,俊俊还会认真地给全家人准备生日礼物,虽然东西不值钱,但孩子的心意满满……

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

“你是哪位?”  
“我是你儿子呀。”  
“你叫啥名?”  
……

对11岁的俊俊而言,真正横亘在父子之间的,不止是安徽凤阳县到齐齐哈尔的这2000多公里的距离,还有病痛和遗忘。

6年前,他的父亲张新星患上脑胶质瘤,两次手术后肿瘤复发,记性时好时坏,生活无法自理。3年前,他的母亲被查出肝癌晚期,确诊不到半年,就在当年的大年三十去世。

在安徽老家,俊俊的爷爷奶奶一边忙着打工赚钱,一边照顾重病的儿子。为了减轻老两口的负担,俊俊被远嫁的姑姑张望月接到了齐齐哈尔生活。接连遭受变故不断下坠的俊俊,就这样被姑姑一家“托”住了,为了抚养他,姑姑放弃了自己的“二胎”计划。

在张望月看来,俊俊不是谁的负担,而是哥哥撑不住的。张望月时常感慨,在老公和公婆身上,她看到了“东北人的大气和仗义”。俊俊上小学四年级,辅导作业这种容易“鸡飞狗跳”的事儿,被性格沉稳的老公包揽了。他还经常带两个孩子买衣服,有时也偷偷背着媳妇领孩子吃汉堡、串串。

而公婆,一到周末就把孩子们接走,给他们做好吃的,陪他们玩,让夫妻俩“喘口气”。让张望月感动的是,有一回,俊俊把脏套落在了婆婆家,晚上11点多,婆婆连夜给他送回来了,“听说明天会降温,我怕俊俊挨冻”。

“公婆真的特别好,他们把我当女儿养,把我侄子当孙子疼。”张望月感激地说。

# 11岁男童爸爸患癌妈妈去世 姑姑抚养侄子获公婆支持 望月姑姑,代替母亲的那束光

『公婆把我当女儿养,把我侄子当孙子疼』



俊俊和姑姑张望月



俊俊(左)和安安

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,张望月带着俊俊回安徽待了一个多月,直到过年才回东北。30个小时,一次航班,七次转车,比起奔波,她知道,俊俊更渴望团圆。

回去之后,俊俊把偷偷学会的舞蹈跳给爸爸看,每天陪着爸爸看动画片,在村里散步,他怕爸爸走丢,还特意在胳膊上系了根绳子。要回黑龙江的那天,俊俊哭着舍不得走,但他清楚,“爷爷奶奶很忙,我要是留下只能给他们增加负担,我宁愿每天跟爸爸手机对话……”

俊俊年纪小,似乎并不完全清楚死亡的真正含义,他去墓地跟妈妈告别的时候说:“妈妈,你要好好保重身体,我放假还会来看你的。”

而张新星的记忆大多停留在生病前,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尽管他忘了很多事情,想不起来自己的年纪,出门找不到家,甚至有时候认不出儿子,但他没有忘记妹妹,始终记得张望月居住的城市和那边的家人。视频通话的时候,他会主动找安安,想看看大外甥,妹妹问他:“你只找安安,都不想你儿子吗?”哥哥想了想,答道:“我儿子也在你那吗?难怪我最近都找不到他。”

张望月听妈妈讲,她跟俊俊刚走的那几天,一到饭点,哥哥就会满村找他俩回家吃饭。有时,哥哥也会跟村民们说:“过完年我就走了,我老婆和儿子在宁波等我呢……”

尽管生活依旧艰难,病魔依旧笼罩着这个家庭,但张望月告诉自己,“绝对不能怂”。离开安徽的前夜,她和哥哥紧挨着俊俊,三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拍了张手指星月的背影,她听见父子俩在小声谈论,究竟天上的哪颗星是妈妈。

张望月希望哥哥能好好地活着,他们仨每年都拍一张这样的照片,告慰天上的嫂子,请她放心……本版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



爸爸、俊俊和姑姑在安徽老家